

简·亚当斯“拯救儿童”的思想与实践初探

张淑华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城市贫困儿童的困境成为引人注目的时代问题。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和改革家,简·亚当斯积极参与到“拯救儿童”的改革潮流中。她对童工、少年犯罪、儿童教育以及儿童健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为改善儿童的处境作了大量工作,为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简·亚当斯 社会转型 拯救儿童 思想 实践
中图分类号 K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4)12-0102-05

一、社会转型时期美国的贫困儿童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城市贫困儿童的困境成为引人注目的时代问题,包括童工问题、少年犯罪及其不合理的司法体制、儿童健康及儿童教育等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童工数量急剧增加。1870年,年龄在10至14岁之间的童工总数是76.5万人,1900年就达到175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21.66%。^{[1](P31)}童工在工作中要承受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折磨,受伤致残、致死事件时有发生。1903年,著名劳工运动领袖玛丽·哈里斯·琼斯在考察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纺织厂时,发现在7万5千名劳工中,有1万人是儿童,许多童工被机器伤害成了残疾。她控诉“费城的大厦是建立在这些孩子碎裂的骨头、颤抖的心灵和颓丧的头颅之上的。”^{[2](P253)}

少年犯罪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变得更加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促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激增。如芝加哥,19世纪40年代人口只有5000人左右,而到1900年就暴涨为150万人。^{[3](P136)}由于城市资源的有限和管理不善,移民家庭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无暇顾及其子女,导致大量移民子女流浪街头。许多孩子逐渐染上各种恶习。他们拉帮结派,从事盗窃、赌博、卖淫、斗殴、抢

劫等各种违法活动。在芝加哥市,每年被逮捕判刑的少年人数占到该地区少年人总数的五分之一。^[4]这些罪错少年根据其罪错程度的大小,要么被送入专门的少年教养机构进行矫治,要么被关入成人监狱,其境遇都非常悲惨。特别是那些被关入监狱的少年犯与成年罪犯关押在一起,不仅会因为受到虐待以致受伤甚至致死,更重要的是会受到成年犯人的不良影响,使其不仅得不到矫治,反而提高其犯罪水平。

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还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父母养护知识的缺乏、家庭的贫困及城市环境的污染,导致婴幼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据记载,“19世纪末在芝加哥的一个区里,每5个婴儿中有3个在未满周岁时就夭亡了。”^{[5](P300)}侥幸活过六七岁之后,他们就被作为“小大人”,与大人一样从事艰苦的劳作,大大损害了其健康,使许多孩子成为“少年老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纺织厂中,玛丽·哈里斯·琼斯发现,“在小女孩格西·瑞格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童年的影子,她的脸看起来像一个老女人的。”^{[2](P253)}

众多儿童充当童工和流落街头使其根本不可能接受正规教育。绝大多数孩子都是不规范地接受学校教育,每天上一点或在一年中只上几周或十几周的课;大一点的孩子则完全脱离了学校教育。“1890年时,美国14至17岁儿童的在学率仅

* 本文为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杰出女性改革家简·亚当斯研究”(J13WE53)作者主持。

* 作者简介:张淑华(1971—),女,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为4%。”^[9]到1900年时,美国14岁以上儿童的入学率也仅为10%。^{[7](P150)}许多孩子因此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斯坦利·霍尔发起儿童研究运动,力图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儿童,为维护儿童的利益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进步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则提出“儿童中心”论,倡导新的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更多的社会改革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则纷纷投入到“拯救儿童”的改革实践中去,掀起了广泛的“拯救儿童”运动。在运动的高潮时期,即1890-1920年间,儿童拯救者进行了多种改革努力,如与虐待儿童现象作斗争,规范童工,建立幼儿园,建造游乐场,开设少年法庭,发起母亲救济金运动,降低儿童死亡率等。简·亚当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二、简·亚当斯“拯救儿童”的思想与实践

1889年,简·亚当斯与其好友艾伦·斯塔尔小姐在芝加哥市第十九区创办了一所社区改良中心——赫尔之家。芝加哥市被称为“风暴的中心”,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城市社会问题聚焦的一个地方。而她所在的第十九区又是一个外国移民集中地,聚居着意大利人、波兰和俄国犹太人、希腊人、波希米亚人等众多贫困移民,这使其对移民家庭及其子女的困境有更为直接而深刻的感受。简·亚当斯将赫尔之家的宗旨确定为“为更高级的公共和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中心;建立和维持教育与慈善事业,调查和改善芝加哥工业区的条件。”^{[8](P112)}这使其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单纯慈善工作的局限性,以从事社会改革,改良社会为己任,为如亚当斯一样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家庭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吸引了众多进步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参与,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社会改革中心。在简·亚当斯的主持下,赫尔之家的居民积极参与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社会问题的改革,其中儿童问题尤其受到妇女改革家的关注。简·亚当斯本人在多篇文章和著作中论及儿童问题,形成了进步的儿童观,并且和其他社会改革家一起为改善贫困儿童处境做了大量工作。

(一)积极推动童工立法

1889年,在赫尔之家创办后第一个圣诞节聚会上,简·亚当斯惊讶地发现几个小姑娘拒绝了给她们的糖果,其理由是“她们在糖果厂工作,不想看到糖果的样子。”^{[8](P198)}原来这几个小姑娘已经连续六个星期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很疲惫

也很厌倦。就在同一个冬天,有三个属于赫尔之家一个俱乐部的男孩在工厂的机器旁受伤,其中一个死亡。这使得亚当斯及其同事开始关注童工问题,并对其居住区的童工现象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家长出于生存的需要强迫其孩子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对此,有学者认为,“让这些儿童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心狠,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对家庭的生存是必要的。”^{[9](P134)}尽管亚当斯理解这些劳工家庭需要童工的收入,但她仍将儿童利益置于首要地位,认为“一个成年人强迫一个未成年人从事其能力以外的工作是灾难性的。”^{[10](P123)}她强调童年是人类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儿童,不论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民族如何,都有权利玩耍和自由地探索外面的世界,有权利接受足够的教育,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同时,简·亚当斯还认识到,过早地让童工参与生产,使其失去游戏和受教育的机会,不仅对其个人的成长不利,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有害。毕竟“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可能有助于创造出需要耐心和技术的产品”^{[11](P131)},这最终会削弱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简·亚当斯主张取消童工,但她也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第一步就是通过立法来改善童工的处境。据统计,仅在19世纪90年代,亚当斯就进行了1000多次演讲,呼吁社会及政府关注童工问题,取消血汗工厂。^{[10](P140)}在亚当斯及其同事的努力下,1893年,伊利诺伊州通过了首个工厂立法——《伊利诺伊工厂法》,对血汗工厂的卫生条件做出了规定,并将童工年龄限制在14岁以上。为了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简·亚当斯向州长施加压力,使其任命赫尔之家的一位妇女活动家弗洛伦斯·凯利为首席工厂检查官,监督法律的执行。1903年3月,一项新的法案在伊利诺伊州议会提出,该议案要求禁止16岁以下儿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而且禁止在晚上7点以后工作。^{[12](P185)}亚当斯及其同事为该议案的通过做了大量工作,反童工立法在伊利诺伊州取得了初步胜利。但亚当斯也认识到,童工保护是一个全国性问题,需要在全国层面加以解决。1904年,亚当斯帮助创建了全国童工委员会,反童工力量从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中心。1905年,她写了《童工立法——工业效率的必需品》一文,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童工立法的必要性。1907年,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凯利和莉莲·沃德等人成为新成立的全国童工

委员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在她们的推动下,全国童工委员会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在反童工的行动方面亦更加积极。

(二)参与创建少年司法体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少年犯罪问题的重灾区,芝加哥市尤为严重。赫尔之家成立后,简·亚当斯及其同事就一直关注对少年犯罪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致力于拯救贫困失依和失足少年的活动。在此基础上,亚当斯于1909年出版了其研究工业时代儿童青少年问题的专著——《青年精神与城市街道》,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青少年问题与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亚当斯看来,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影响少年儿童犯罪的主要原因。犯罪少年大多成长于贫民窟地区,家庭的贫困使其过早地走向社会。当中上层阶级的孩子在学校和健康的休闲场所学习和娱乐时,他们却在工厂劳动,在街头游荡,在廉价的舞厅、剧院和酒馆流连,在一种低俗、淫秽、暴力和非法的氛围中逐渐沉沦。

除此之外,亚当斯还指出少年儿童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与其冒险精神有关。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典型的特征就是富有理想、满怀激情、追求刺激和冒险。但这种精神却因单调乏味的工厂生活、过时的学校教育以及缺乏健康的公共娱乐活动而被扼杀和扭曲。很多犯罪行为,诸如在铁路沿线烧火、向停泊的火车窗口扔石子、关闭铁路上的信号灯等恰恰是其冒险精神的体现。即便是一些偷窃行为,也“往往是受到冒险的冲动的驱使,而不是为了战利品自身。”^{[13](P66)}因此,亚当斯认为不应当将儿童的罪错行为等同于成年罪犯,按照成人的司法来惩罚他们,而是要建立适用于少年犯的独立司法体制。她希望少年法院能够成为孩子们学习对与错的地方,而不是被成年人所包围的恐吓场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简·亚当斯及其同伴投入到19世纪末的少年法院运动中。在赫尔之家及其他社会改革力量的共同努力下,1899年,伊利诺伊州议会通过了《少年法院法》,并在芝加哥市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确立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少年司法体制。

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是16岁以下的三类未成年人,即无人抚养、被忽视和违法犯罪的孩子。对于前两者的管辖重在保护,旨在预防犯罪;对于后者,少年法院的指导思想则是对其进行矫正而

不是惩罚,因此在对违法少年儿童的违法行为界定以及处置方面都做出了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目的是保护少年儿童的利益,表现出强烈的福利色彩。为了更好地实现矫正目标,少年法院建立了观护制度,即由少年法院委任品行良好的公民做观护人,负责在庭审前对违法少年儿童进行调查,在庭审中代表其利益出庭,向法庭提供情况和帮助,并在庭审前后负责照顾他们。^{[14](P137)}这一充满福利色彩的制度正是由简·亚当斯及其同伴首倡与实践。在少年法院建立之前,赫尔之家就已经在尝试成为移民父母与警察和法院之间的联络人,帮助改善那些恣意妄为的孩子们的处境。每当法院审理有关孩子们的案件,赫尔之家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们调查这些孩子的家庭状况,并据此向法官建议对孩子最为有利的解决办法。^{[15](P66)}正是此类工作实践让简·亚当斯等人认识到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促其积极投入少年法院运动,并使观护制度成为新的少年司法体制的核心内容,而首位观护人就是出自于赫尔之家的艾尔兹纳·史蒂文斯。

少年法院制度在伊利诺伊州首创之后,很快就在全美普及开来,并在20世纪上半叶被许多国家所效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制度。

(三)倡导儿童教育改革

简·亚当斯认为教育是构建民主社会的基石,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主的未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成为符合民主社会理想的合格公民。这推动着她对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实践。

首先,简·亚当斯强调儿童教育的普及性。她认为所有的孩子,不分阶级或民族,都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主张增加公立学校的数量,以适应急剧增加的移民儿童的需要;她赞成在童工立法中加入强迫教育的内容和实行文化测试以限制童工。1903年的伊利诺伊州童工法就明确规定,录用童工要有校方开具的在校学习证明,并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亚当斯认为这是限制童工数量的一个重要举措。1904年,简·亚当斯还帮助全国童工委员会为实施义务儿童教育和童工立法进行了游说。她本人创建的赫尔之家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的,目的是为贫困移民区的成人及孩子提供各种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其文化水平和生存技能,使其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其次,简·亚当斯主张要根据儿童的特性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

进行改革。与同时期许多伟大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一样,简·亚当斯非常重视游戏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她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过多关注秩序而忽视了自我的表达”^{[7](P152)},而游戏恰恰是儿童最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帮助其建构自我,塑造个性,发挥想象力,提高智慧。不仅如此,游戏甚至还关乎民主。在亚当斯看来,儿童正是在游戏中进行了最早的民主实践,培养了初级的民主技能,游戏中需要的互动、合作与相互理解是其成为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简·亚当斯还批评了传统的只重视读写的教学内容,认为其脱离了工业社会的现实和儿童的实际需要。她强调要重视儿童的经验,教育应与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相联系,认为“一所学校如果不能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拓展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经验,而只是用过时的教条束缚其头脑,那么对其未来的生活是毫无助益的。”^{[11](P128)}时代决定了儿童在完成学业后就要进入工业社会,而“现代工厂是如此复杂,男孩在进入工厂之前若未预先有所了解,就会感到非常困惑,……从而使其在工厂的头几年经常遭遇挫折与失败的刺激,严重损伤其对未来的信心与能力。”^{[8](P439-440)}因此,学校应当向其提供工业世界的教育,特别是与其未来工作有关的职业教育,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

赫尔之家的教育活动体现了简·亚当斯的儿童教育思想。赫尔之家为幼儿开办了幼儿园,大一点的孩子则会参加各种俱乐部和兴趣班,内容涉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读书、陶艺、缝纫、木工雕刻等多个领域,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发掘与能力的培养。与公立学校的班级教育组织方式不同,赫尔之家将孩子们分成一个个小组,“这些小组的价值在于能更好地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赋予孩子们以公立学校所没有的机会来锻炼其自主能力和建立独立的社会人际关系。”^{[8](P105)}在为较大男孩所建立的“男孩俱乐部”里,赫尔之家进行了其最初的职业教育的实验。男孩俱乐部宽敞的大楼里配备有设施完备的工作车间,有木、铁和黄铜制品加工、铜和锡的锻造、商务摄影、绘画、发电报和电气施工等课程内容。这些课每周开两次,由经验丰富的工人教授。

简·亚当斯的儿童教育思想与实践是对传统公立学校教育的反思与补充,对进步主义时期公立学校教育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关注儿童健康问题

简·亚当斯认为健康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而是

公共事务。她认识到导致儿童健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家庭的贫困、父母缺乏正确的养护知识、恶劣的生存环境、血汗工厂对童工的压迫等问题。针对上述原因,简·亚当斯及其赫尔之家采取了相应的拯救措施:

其一,建立日间照顾中心和健康婴儿诊所等机构,帮助整天忙于生计的父母照顾其子女。孩子们在这些机构中不仅能得到较好的饮食,还能经常进行健康检查,得到无微不至的医疗照顾。赫尔之家还利用这些机构向移民父母传授卫生学和营养学方面的知识,使其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

其二,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善贫民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和居民的住房条件。贫民区居民住房拥挤,通风不畅,公共卫生设施奇缺,街道上垃圾遍地,为各种病菌的滋生与蔓延创造条件,成为儿童健康的致命杀手。赫尔之家的工作人员为改善贫民区居民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许多努力。1893年,他们对芝加哥市垃圾回收制度进行了详细调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向市议会提交了1037份违法行为调查报告^{[9](P284)},督促市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城市垃圾回收系统。1895年,简·亚当斯本人被市长委任为第十九区的垃圾检查官,负责监督垃圾清理工作。在赫尔之家的努力下,1901年,一项《经济公寓条例》亦得以通过,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住房条件,但却意味着一个好的开端。

其三,开辟各种公共活动场所,为儿童提供健康的健身和游乐设施。亚当斯初到芝加哥时,贫民区的孩子就在垃圾遍地的街道上玩耍。那些巨大的垃圾箱成为孩子们玩乐的好伙伴:“它们为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提供了攀爬的目标;它们巨大的身躯及其里面的垃圾为大一些的孩子玩打仗游戏提供了壁垒和投射物”^{[8](P281)}。赫尔之家建立后,成立了幼儿园和各种儿童俱乐部,创办了体育馆,还建立了芝加哥历史上第一个公共操场和公共游泳池。这些场所成为孩子们游戏和健身的好去处。

除上述措施之外,赫尔之家还建立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澡堂,改善贫困移民的营养与卫生状况;发起与不良药商的斗争,禁止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推动童工立法,提高童工年龄,改善其工作条件;进行细菌学和工业疾病研究,为减少各种疾病的产生与流行提供科学的支持。种种努力尽管远未达到改革的目标,但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赫尔之家所在的第十九区的死亡率在芝加哥市各区的排名很快从第三位降到第七位^{[9](P288)}。

(五)鼓动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

按照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的理念,童年时代应当交由其父母,至多是交由州政府来负责。亚当斯不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知道如何正确地抚养孩子,联邦政府应当为其确定标准。1907年,她写了《儿童的国家保护》一文,强调联邦政府在儿童的教养方面负有责任。在这篇文章中,亚当斯言辞尖锐,批评联邦政府“宁愿花时间和金钱去建立和供养那些负责骆驼、羊和猪的繁殖、养育、分配和出口事宜的部门,却不愿意做任何保护儿童,直到其能在不伤害自身和国家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事。”^{[16][P57]}亚当斯的主张反映了这一时期许多关注儿童福利问题的社会改革家共同的心声。他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联邦政府立法规范童工,同时提出建立一个联邦机构来专门负责儿童的福利问题。在简·亚当斯及同时代许多社会改革家的共同努力下,联邦政府开始重视儿童福利问题。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号召对全国童工状况进行调查,并在1907年得到国会的授权。1906年,一项主张在州际贸易中排除童工生产的产品的议案被提交国会,但未获通过。1916年,国会通过了《基廷—欧文法》,禁止在州际贸易中经营童工生产的产品。尽管该法后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而失效,但却是联邦政府立法规范童工问题之始。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开始考虑对儿童实行更加全面的保护。1905年3月31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接见了简·亚当斯和莉莲·沃德等人,对成立联邦儿童局的建议给予认可和支持。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白宫儿童福利会议,专门研究儿童的保护问题。会议通过了9项重要建议,其中就包括主张成立儿童局,以便对儿童生活的所有阶段及其福利进行调查和报告。在罗斯福总统及社会各界的督促下,1912年4月18日,威廉·塔夫脱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建立儿童局的法案。新成立的儿童局设在美国商务与劳工部(1913年改为劳工部)内,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儿童福利的国家。简·亚当斯的密友——赫尔之家的朱莉娅·拉斯洛普被任命为儿童局的首位局长,这也充分说明了妇女在建立这一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结语

与同时代的许多改革者相比,简·亚当斯的杰出体现在她不仅仅是儿童福利改革的实践家,也是一位对儿童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她认识到儿童处于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其特定年龄阶段的思想与行为特点,享有作为儿童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她通过演讲和著述传播其思想和主张,以唤起公众对儿童问题的重视;她创办了赫尔之家,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动员民间力量从事儿童社会救助和社会改革事业;她更强调国家干预,呼吁联邦政府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儿童福利。

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宣布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保护儿童权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现实中的儿童处境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面临严重问题。简·亚当斯“拯救儿童”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的世界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Hugh D. Hindman. Child Labor: An American History IHL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2.
- [2] Phyllis J. Day. A New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9.
- [3] Solomon J. Greene. Vicious Streets: The Crisis Of the Industrial C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J]. 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 Volume 15 2003.
- [4] 康树华. 论世界上第一部青少年法规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J]. 国外法学, 1986(1).
- [5] 杨生茂, 刘旭贻.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6] 陈其.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教育 [J]. 历史教学, 2002(5).
- [7] Maurice Hamingto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Jane Addams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 [8]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With Autobiographical Notes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 [9] Steven Mintz. Huck's Raft: A History of American Childhood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0] Jane Bethke Elshain. Jane Addam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Democrac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11] Jane Addams. child labor legislatio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01.25, May, 1905.
- [12] James Weber Linn. Jane Addams: A Biography [M].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5.
- [13] Jane Addams. 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9.
- [14] 姚建龙. 美国少年法院运动的起源与展开 [J]. 法学评论, 2008(1).
- [15] Elizabeth J. Clapp. Mothers of All Children: Women Reformers and the Rise of Juvenile Courts in Progressive Era America [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6] Jane Addams. Nation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01.29, Jan., 1907.